

獨白

張元泰

一段忘卻時間的時間裡我端坐書案前，在張愛玲筆端

泌出的愛慾情仇和老師隆隆的教誨聲間，似有一張鼓鼓的悲愴之網正織就著，縛得我著實惶惶了起來。下課鐘響後的二十秒內我走出教室，戴上耳機，側背的背包裡裹著尚殘有體溫的書本和一台隨身聽，流轉的音符則維持著我的體溫。踏進停車棚，發動車子，戴上安全帽，每個動作都是熟練地近乎扎眼；無由地，我是那麼厭倦這樣的生命向度。「十點前決不回家」我是這樣答應自己的。待在三坪不到，舉目皆四圍牆壁的房间太久是會有被世界遺棄的錯覺。催動油門，我帶著流浪的心情往城市邊緣出發。跑過喧囂和霓虹交錯的街道向高處爬行，期待一個未知旅程宣洩我這般厭倦的靈魂。一陣的快意奔馳後，我減緩速度停在大度山巒裡。拋下車子獨自循著小徑漫步。仰望。天空陰悒了整日，似淚欲滴，傾了灰濛濛一片，竟不見入暮的華燦。停足佇立道旁，讓自己保持某種等待的姿勢。一成不變的生活中，等待是正面的，縱使無法了解等待著甚麼，縱使永遠等待，但等待的意義背後不正是擁有希望。雖然我兀自不能領會安心鴿候的樂趣，不過這樣的等

待或許是生命所能窺見所謂「幸福」的全貌。

耳際的旋律持續沸揚著，長期的失眠導致我的心處在極端尖銳且敏感的狀態。頭疼的分子恣意發酵著，膨脹成腦海的無端錯亂，陷入幽遠深邃的冥想；慣常在推不盡的疑惑之門和進退失據的窘迫中弄得疲憊不已。於是我開始在悲劇性的快樂中找尋解脫，耽溺於悲傷曲調。濫情與激動將我牽制在那片渾沌與現實間的奇異之境，體驗著微痛兼具快意的美。這樣的耽溺縱然隔阻，但我從未間斷地試圖以感動的姿態聆聽世界關於幸福的聲音。

身後湛黃的路燈亮起燃燒著夜裡黑的元素，照亮軀體卻曳出冗長的晦暗身影。走近到可以俯視全台中繁華的角度，我發默地注視著一點，它是朵尋常的光芒開在紫陌紅塵中。「那該是處迷人角落吧！」想像不斷跳躍著。

忽地，迢遞的時光變成瞬間，我投身往那般紅光芒背後的未知空間。

「幾經徘徊，你走進這對你而言已可說是脫離社會秩序的昏暗酒坊。帶點自我放逐的負氣意味，尋求一絲叛逆游離的邊緣快感。揀了個吧台邊最不顯眼的角落，坐姿是

刻意的瀟灑，打算慷慨地揮霍掉整個滿溢苦澀的夜晚。發黃的燈泡嵌在低低的花板，疲倦而神秘。喇叭不斷流瀉出像是自金屬縫中迸出的搖滾樂，是現今流行的，四處發放著陌生熱情，卻始終堆砌在耳傍。你畢竟無法欣賞它的節奏，還是沉鬱。

額，眉頭深鎖，兩眼持續放前方，心底放著有種好似寂寞的東西；甚麼是寂寞呢？人聲只是嘈雜。右手食、中指啄起菸，雙脣抿上，點著火，眼皮半闔，貪婪使勁的吸上一口；吸著悖逆刺激的炙熱快感，吐出激情過後的無助蒼茫。你試圖以短暫的迷失來忘卻恆互的哀慟，但你是知曉的，隨著美麗火花的明滅，緩緩探出的，卻是枯槁的心；祇是你已習慣，就是習慣，嚙著淚享受這孤獨蛻變後的靜謐。朦朧消散，你木然望向。憶。相同的一抹白飄在現在和過去間，小時候看時像在天上，任你如何構也構不著；長大長高以後，好似明明就在眼前，而當你懷抱著虔誠信仰，顫動地伸出雙手時，它卻自指間流逝。『放棄吧！你永遠把握不住，看破或是唯一途徑。』自你口中吐出的白雲如是說。左手輕握原該純潔無瑕的一盞琉璃，因著華麗液體，正透出詭異惑人的顏色。挾著豪氣的啜飲，是個理想的苦解方式。況且平時消聲匿跡的勇敢亦會在此時悄悄湧上，然而向來具備深沉憂鬱特質的你，總不會有怨怒的演出。靜默地瞧往杯底浮沉的冰塊。如墓。裡頭囚

著一個逐漸消失的自己，冰冷身軀，背負一世沉悶，緩緩化成一汪淚水，泛在這片浮靡金黃。當你驟然憬悟自己不過是這不幸洪流中的一漣波紋時，已不知己身之何在……」

一陣哆嗦，結束了光火的短暫旅程回到現實，回到晦暗和苦澀，回到無盡的規律循環。我像要丟棄自己那樣轉身淹沒在四闔的夜色。

「再喫一杯吧！你需要更多的力量來壓抑明日依舊洶湧的舉世孤寂。」

